

每当走进家门前的善园  
美丽的景色使我触景生情  
二十多年前  
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田地  
如今已是满园春色充满生机

## 善园的春天

■胡守鸿

春风里——  
草坪宽阔绿草茵茵  
杨柳吐着新绿轻轻摇曳  
桃花朵朵绽放笑逐颜开  
山茶花姹紫嫣红鲜艳夺目  
玉兰花朴素无华亭亭玉立  
紫叶梨树花团锦簇连成一片  
翠竹林拔节长高生生不息  
雪松树昂首挺拔枝叶茂盛  
小鸟在树林间争鸣

欢乐的人群在这里相聚  
以不同方式强身健体  
健身房上展示生命活力  
篮球场上奔跑着飒爽英姿  
舞蹈房里跳动着青春气息  
人行道上迈着健康脚步  
健身器上展示生命活力  
草坪上大人们带着孩子一起游玩  
过着快乐时光  
清风亭里老人们拉家常谈笑风生  
长廊中对对情侣沉浸于爱的甜蜜  
长椅上人们晒着太阳  
享受生活的美好与温馨

## 吃鳝三味

■三篇章

说起笋尖鳝筒汤，眼下生活十分满足的我依旧口水涟涟。在生活贫困的年代就更不用说了。乡下人吃鳝不用花钱，只消花点功夫，老天爷会赐予“捉鳝三趣”。在乐趣中捉来黄鳝，自然用以改善生活。是不是吃福来了？倒也未必。那时穷，乡下人更穷。捉来黄鳝，舍不得自己吃，拿到集市上卖，换来铜钿买油盐酱醋。黄鳝是自家捉的，偶尔也会吃上几回。黄鳝滋味好，又有营养，吃了，总该有个说法。好，那就说说“吃鳝三味”吧。

老百姓最常吃“鳝筒汤”。钓来的黄鳝每条三四两左右。黄鳝肉质紧致，人称“鳝铁”。说是三四两左右，看起来比大拇指粗不了多少。这样的黄鳝最适宜炖鳝筒汤。

黄鳝宰杀清洗。母亲说：“剖开肚皮，清理内脏，还别忘了扒掉背脊上的那条筋。”原来，那条筋像线一样，看起来并不惹眼，却跟鱼腥线一样，腥味很重。

鳝筒汤炖煮起来简单易行。鳝切成段，焯水去除表皮黏液，加水煮，撇沫，放入大蒜瓣、老姜和黄酒，再加些咸笋尖，改文火慢“笃”，汤水似沸非沸。一个小时后，“笃”成的鳝筒汤，鳝段完整，汤色清亮。搛一鳝段放嘴里一抿，鳝肉酥烂，极易脱骨。

记得有一次，朋友照火鳝捉

到不少黄鳝，邀我前去同享。我竟大大咧咧地舀来一勺汤，尚未送入口中，一股腥味直蹿脑门。“鳝筒汤这样腥，怎么吃？”朋友有点难堪地说：“不就这样炖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看我的。”只往鳝筒汤里撒了点花生油，撒了些胡椒粉，再煮一煮，尝一尝，味道立刻大不一样，不但鲜美，而且再无一点腥味。鳝筒汤也是“女大十八变，临上轿还变三变”，靠的就是最后一招点缀。这叫“鳝筒汤得潽油烧才好吃”，也算画龙点睛吧。

三五瓢鳝筒汤喝过，七八段鳝筒吃过，再加上一杯黄酒落肚，几段生活趣事侃过，一个黄昏就在鳝筒汤的咸鲜味里滑过去了。

炖煮鳝筒汤，“笃”出来的乃是原汁原味。如今生活改善了，炖煮鳝筒汤可加不少附头，如咸肉、火腿肉、充裕的物质让鳝筒汤更富层次感，也更有吃头。

家乡款待客人，特备美味佳肴，鳝筒汤是必不可少的。家乡人认为：黄鳝富有营养，另加各种荤素附头，口味上佳，是一道珍贵的待客大菜。一道鳝筒汤咸鲜可口，品尝的是浓浓的乡情味。

炒鳝丝是家乡菜，也有叫鳝糊的。烹饪鳝丝并不复杂。先划鳝丝，清洗切段备用。热锅上油，放入姜丝、葱段、蒜末爆香。倒入鳝丝，淋料酒，再加生抽、老抽，白糖食盐翻炒，围少许水，煮熟后着芡，翻炒几下即起锅装盘。撒上蒜蓉、姜丝和少许胡椒粉。另起油锅，将熟猪油烧得滚烫后浇上鳝丝，“刺啦啦”一阵响，立马香气氤氲。这一招有个响当当的名字——响油。有说响油只是噱头。其实不然，有了热猪油和鳝丝的交融，更使炒鳝丝鲜香无比。着芡讲究芡汁不薄不厚，看上去油光锃滑，一招响油过后，才称得上“响油鳝糊”。

炒鳝丝为何偏甜？记得小辰光我跟父亲上街去西塘镇，办完事已近中午，父亲说：“难得上街，我们去开开洋荤。”他领着我来到最繁华的塘东街，一脚踏进益丰园，要了两碗阳春面，还特地要来一盆炒鳝丝。父亲笑眯眯地说：“如果要了鳝丝面，就一点点浇头，吃起来不煞念。益丰园的炒鳝丝名气响当当的，来了不能不吃。吃要吃得实惠，也让你吃得

过瘾些。”两碗阳面、一盆鳝丝很快端上来了。炒鳝丝浓油赤酱，上面浇的热油还在“呲哩呲哩”冒泡。父亲说了声别烫着，就闷头闷脑地吃了起来。我顾不上烫嘴，搛起鳝丝就往嘴里送。啊哈！一股鲜甜味挑动味蕾，舌头在嘴巴里玩起醉拳来了。父亲边吃边说：“这家师傅是无锡人。早年兵荒马乱，逃难来到西塘，看塘东街市口不错，就开了这家益丰园。炒鳝丝成了招牌菜，招来四方食客。”我听明白了，那是无锡师傅掐准了食客的命脉。彼时食糖匮乏，甜食最是得宠。再说，有哪个小把戏不爱甜食？炒鳝丝的鲜甜味吊足了我的胃口。我钟爱偏甜的炒鳝丝，因为那是儿时的美味。

由于鳝丝比较金贵，炒鳝丝常会加些附头，附头多半用洋葱丝、茭白丝或韭芽等等。

大黄鳝相对稀少，捉得来，多半用来炒鳝片。将黄鳝活杀去骨，取其鳝片。用菜刀平拍鳝肉，使肉质松散。炒鳝片突出一个“生炒”。起锅热油煸香葱段、姜片、蒜粒，放入鳝片，旺火爆炒，调入酱油、料酒、味精、盐等料，着点薄芡即可。炒鳝片在诸多的黄鳝菜肴中别具一格，入口软滑鲜腴，嚼起来香嫩，食之不忘。

南京有一道名菜——炖生敲。将拍松的鳝肉改刀成鳝片。炒锅上火，放花生油，烧至六成熟，将鳝片炸至银灰色，起“芝麻花”后捞出。放油，炸黄蒜瓣。将鳝片、肉片、姜、葱、蒜瓣放入砂锅，旺火煮开后，加酱油、绍酒和白糖，文火炖至鳝片酥烂即成。著名学者吴白陶教授对其倍加赞赏，曾咏诗赞道：“若论香醇敲厚味，金陵独擅炖生敲。”炖生敲也是鳝片的一种吃品，其口味却大相径庭。

记得12岁那年，我捉来一条很粗的大黄鳝。母亲欣喜地说：“这么大这么粗的黄鳝，炖鳝筒汤浪费，我来做一道‘鱼香鳝片’吧！”母亲说干就干，大刀阔斧斩杀黄鳝，取来鳝片。我思忖，称得“鱼香”，必像糖醋鱼那样好吃。固然，母亲的“鱼香鳝片”，重糖重醋，多姜丝、蒜蓉，口味甜甜酸酸，味道好极了。原来，烙在我心坎里的是妈妈的味道。

## 嘉善风味

■朱坚

春日的风吹来已有点暖洋洋。任佳旺对面，余油登子的油麦气随风飘到街路边上，让过往人觉得这股味道有点香，又有点诱人，有当个吃货之嫌。

前几年来嘉善，徘徊在西门福星桥不到点的一家夫妻店门口，店主正做着热气腾腾的嘉善鸡蛋糕。不错，你猜得不错，鸡蛋糕前加“嘉善”两字就与洋蛋糕不同了。做嘉善鸡蛋糕，用面粉调制成很厚的浆糊状，再放入一个铸铁的鸡蛋糕模具，加热后夹以豆沙，当鸡蛋糕脱离炉火烘烤中的模具后，马上扑入烧烫的铁板，“唰”的一声任由白糖煎熬，腾起一片甜雾气，糕的表面粘满一层棕红的糖衣，这时候嘉善鸡蛋糕才算做好。

沸热百烫的，尝一口，味道交关好。曾经，吃西门的嘉善鸡蛋糕，温人民桥上看做蛋糕的旧情，听店主讲学这门生意的故事，就是我的乐事。

在西门嘉善鸡蛋糕消逝以后，我还在东门原酱鸭店对门的一户人家订购过嘉善粽子。嘉善粽子名气虽然没有五芳斋大，但是可以相信它是真实的历史传承。我订的这家人家的粽子，虽然没有规模经营的体量，不愿为知名品牌代工，但是做出的东西绝不低于它们的水平。这个老街的家庭作坊，没有店号，不开店面，裹的粽子，肉和糯米都用好的，配料和老底子一

样，火功也到位，有妈妈亲手裹的味道。因为好吃实惠，老街上的乡邻，也会进他家订货，买些嘉善老街粽子送给亲眷朋友。

时光荏苒，曾经的家乡味道渐渐淡出。记得，眼前这条罗星路，是嘉善城市南扩筑的新路，看这路边的小摊也有山凤轩油登子、萝卜丝饼、油余臭豆腐干卖，我自然是尝尝味道的。码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已经吃过萝卜丝饼、油余臭豆腐干，虽然未曾回味那油登子是否依然是山凤轩的味道，但是臭豆腐干的肥臭，附上那一抹摊主自调的甜蜜酱，撩拨起了家乡的味道。

我又由舌尖的味觉牵引，想起这对摆摊头的夫妻，可曾记得，嘉善的风味小吃还有靴糕，还有俗称马桶糕的梅花糕，还有后起的鹅颈？“晓得，晓得。”女摊主对我说，这只油登子就是山凤轩的味道。

“不是仿冒哦，我原来就在那里做的。”我瞥见了小摊上那张旧兮兮的省妇联发的荣誉证书。看着这对年纪比我稍轻的夫妻，重拾旧梦，做着老底子的行当，自然比我更懂得这些油登、臭豆腐干、萝卜丝饼的价格和价值。

大概20多年了吧，山凤轩老东家虽然不见了，可这只油登子被昔日的店员小姑娘传承下来了。一个小摊头，仅是一两件老底子小吃，竟然还有围在它身边的时候。吃了两只萝卜丝饼和一份臭豆腐干的这个下午，我在这家摊位旁边守到华灯初上，看夫妻两人忙完手头活儿，推着三轮车回家。我原谅自己的“痴呆”，也貌似读懂了摊主夫妻的执着。

我想，一个地方的风味，与它的小吃有丝丝的联系，看着这不起眼的夫妻摊位，有这么多吃客围着他们，不说赚钱，就是有这个人情人气，也算是这对夫妻的荣幸吧。

能够这样地工作着，总归是一种美丽。

## 春分，宽蒙人间

■梁铮

这一天  
周天子披袍登坛  
而我，啜一盘红红的野苋菜  
把日历掀起一角  
这是我的意思是，当万物俱静

唯有一只野蜂会穿越三十年  
停在一朵桃花上。而它  
将开未开，似雾似梦  
一袭素白，恰飘然临凡

此时，你适合在人间踏青  
可以簪花，喝酒  
哦，不用写字，甚至也不用蘸墨

就这样，淡淡地闻  
田野上散发的缕缕馨香  
以及一块泥巴下  
正昂起头颅呼吸的小昆虫  
这样的神仙日子，我不会疑心  
因为，我相信  
大地，霓裳楚楚，劫后重生  
一枚枚新鲜的春蛋  
正倚桌而立，静水流深  
无惧风雨，素履以往……